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 第二十九回 馮夷神受符放水 六甲將按部巡堤

洪波浩渺，滔滔若塞外九河；轟浪奔騰，滾滾似巴中三峽。建築之勢依然，瀑布之形允若。隋楊柳剛露青梢，佛浮圖止留白頂。廣廈變為魚鱉國，婦男填塞鮫宮；高堂轉做水晶鄉，老稚漂流海藏。總教神禹再隨刊，還得八年於外；即使白圭重築堰，也應四海為鄰。卻說那年節氣極早，六月二十頭就立了秋，也就漸次風涼了。到了七月初旬，反又熱將起來，熱得比那中伏天氣更是難過。七月初九這一日，晴得萬里無雲，一輪烈日如火鏡一般；申牌時候，只見西北上一片烏雲接了日頭下去，漸漸的烏雲湧將起來，頃刻間風雨驟來，雷電交作。那急雨就如傾盆注溜一般，下了二個時辰不止，街上的水滔滔滾滾，洶湧得如江河一般。

看看這水已是要流進人家門裡，人家裡面的水又泄不出去，多有想起真君那藥，曾說遇有劫難，叫界在門限外邊可以逃躲，急急尋將出來。也有果然依法奉行的；也有解開是個空包，裡邊沒有藥的；也有著了忙，連紙包不見了的；也有不以為事忘記了的。

那雨愈下愈大，下到初十日子時，那雨緊了一陣，打得那霹靂震天的響，電光就如白晝一般，山上震了幾聲，洪水如山崩海倒，飛奔下來，平地上水頭有兩丈的高。只是將真君靈藥界了門限的，那水比別家的門面還高幾尺，卻如有甚麼重堤高堰鐵壁銅牆擋住了的一般；其餘那些人家渾如大鍋裡下扁食的一般。一村十萬餘人家禁不得一陣兩水，十分裡面足足的去了七分。

那會仙山白鶴觀的個道士蘇步虛，上在後面道藏樓上，從電光中看見無數的神將，都騎了奇形怪狀的鳥獸，在那波濤巨浪之內，一出一入，東指西畫，齊喊說道：「照了天符冊籍，逐門淹沒，不得脫漏取罪。」後面又隨有許多戎裝天將，都乘了龍馬，也齊喊說：「丁甲神將，用心查看，但有真君的堤堰及真君親到過的人家都要仔細防護，毋得缺壞，有違法旨！」到了天明，四望無際，那裡還有平日的人家，向時的茅屋？屍骸隨波上下，不可計數。

到了次日，那水才漸漸的消去。那夜有逃在樹上的，有躲在樓上的；看見那電光中神靈的模樣，叫喊的說話，都與那道士蘇步虛說的絲毫無異。那三分存剩的人家，不惟房屋一些不動，就是囤放的糧食一些也不曾著水，器皿一件也不曾衝去，人口大小完全。彼此推想他的為人，都有件把好處。

卻說那些被水淹死的人總然都是一死，那死的千態萬狀，種種不一。呂祖閣那個住持道士張水雲，那一日等真君不見回去，煞實是喜了個夠。因見了那壁上的詩，又不覺的愧悔了一番。因那晚暴熱得異樣，叫了徒弟陳鶴翔將那張醉翁椅子抬到閣下大殿當中簷下，跌剝得精光，四腳拉叉睡在上面。須臾，雷雨發作起來，陳鶴翔不見師父動靜，只待打了把傘走到面前，才把他叫得醒來。誰想那兩腳兩手，連身子都長在那椅子上的一般，休想要移動分毫。他的身軀又重，陳鶴翔的身軀又小，又是一把夯做的榆木粗椅，那裡動得？張水雲只是叫苦。雨又下得越大起來。陳鶴翔也沒奈何可處，只得將自己那把雨傘遞與他手內，叫他拿了遮蓋，自己冒了雨又跑到閣上去了。雨又下得異樣，師父又有如此的奇事，難道又睡了的不成？後來發水的時候，那陳鶴翔只見一個黃巾力士說道：「這個道人不在死數內的，如何卻在這裡等死？」又有一個力士說道：「奉呂純陽祖師法旨著他添在劫內，見有仙符為據。」那個黃巾力士說：「既有仙符，當另冊開報。」陳鶴翔見他帶椅帶人逐浪隨波蕩漾而去。後來水消下去，那張水雲的屍首還好好的躺在那椅上，閣在一株大白楊頂尖頭上，人又上去取得下來；集了無數的鷓鴣老鴉，啄吃了三四日，然後被風吹得下來，依舊還黏在椅上。陳鶴翔只得掘了個大坑，連那椅子埋了。

虞際唐、尼集孔都與他親嫂抱成一處；張報國與他叔母，吳溯流與他的親妹，也是對面合抱攏來。幸得不是驟然發水，那樣暴雨震雷，山崩地裂，所以人人都不敢睡覺，身上都穿得衣裳。

那祁伯常三年前做了一夢，夢見到他一個久死的姑娘家裡，正在那裡與他姑娘坐了白話，只見從外面一個醜惡的判官走了進來，口裡說道：「是那裡來的這樣生野人氣？」祁伯常的姑娘迎將出去，回說：「是姪兒在此。」那判官說：「該早令我知。被他看了本形，是何道理？」躲進一間房內。待了一頓飯的時候，只見一個戴烏紗唐巾，穿翠藍縐紗道袍，朱鞋綾襪，一個極美的少年。他姑娘說道：「這就是你的姐夫，你可拜見。」美少年道：「不知賢姪下顧，致將醜形相犯，使賢姪有百日之災；我自保護，不致賢姪傷生。」一面叫人備酒相款。待茶之間，一個虞候般的人稟說：「有西司判爺暫請會議。」美少年辭說：「賢姪與姑娘且坐，頃刻即回。」

祁伯常因乘隙閒步，進入一座書房，明窗淨幾，琴書古玩，旁列一架，架上俱大簿冊籍。祁伯常偶抽一本揭視，俱是世人注死的名字。揭到第二葉上，明明白白的上面寫「祁伯常」三字，細注：「由制科官按察司，祿三品，壽七十八歲，妻某氏，一人偕老，子三人。」祁伯常看見，喜不自勝，又看有前件二事，下注：「某年月日，用字作紙，被風吹入廁坑，削官二級；某年月日，誣謗某人閨門是非，削官三級；某年月日，因教書誤人子弟，削官三級；某年月日，出繼伯父，因伯死，圖產歸宗，官祿削盡；某年月日，通姦胞姊，致姊家敗人亡，奪算五紀，於辛亥七月初十日子時與姊祁氏合死於水。」那時已酉七月，算到辛亥七月，整還有三年。他把通姦胞姊的實情隱匿了不說，只說：「我適才到了姐夫書房，因見一本冊上注定姪兒在上，辛亥七月初十日子時該死於水。豈有姑娘在上，姐夫見掌生死簿子，不能與自己姪兒挽回？」苦死哀求。姑娘說道：「稍停等你姐夫吃酒中間，我慢慢與你央說。」

停了片時，那美少年回來，與祁伯常安坐遞盞。酒至數巡，祁伯常自知死期將到，還有甚麼心緒，只是悶悶無聊。少年說道：「適才賢姪見了歡喜樂笑，怎麼如今愁容可掬？只怕到我書房，曾見甚麼來？」姑娘說道：「姪兒果真到你的書房，見那簿上有他的名字，注他到辛亥七月初十日子時該死於水，所以憂愁，要央你與他挽回生命哩。」少年說道：「這個所在是我的秘密室，偶然因賢姪在此，忙迫忘記了鎖門，如何便輕自窺視？這是會同功曹，奉了天旨，知會了地藏菩薩，牒轉了南北二斗星君，方才注簿施行，怎麼挪移？」祁伯常跪了，苦死哀求。姑娘又說：「你掌管天下人的生死簿子，難道自家的一個姪兒也不能照管一照管？卻要甚麼親戚！你是不圖相見罷了，我卻有何面孔見得娘家的人？」少年說：「你且莫要煩惱，待我再去查他的食品還有多少，再作商議。」少年回來說道：「幸得還有處法：那官祿是久已削淨，不必提起了；你還有七百隻田雞不曾吃盡，你從此忌了田雞，這食品不盡，也還好稍延。」卻原來祁伯常素性酷好那田雞，成十朝半月沒有肉吃，不放在心上，只是有個田雞的時候，就是揭借了錢債，買一斤半斤，或煎或炒，買半壺燒酒，吃在肚裡才罷。這是他生平的食性。

那時醒了轉來，這夢的前後記得一些也不差，從此以後果然忌了不吃田雞；雖是在人家席上有田雞做肴品的，街頭有田雞賣的，饞得谷谷叫，咽唾沫，只是忌了不敢吃。他時刻只想著辛亥的七月初十日子時的劫數。待了一年，一日，在朋友家赴席，席上炒得極好的田雞，噴香的氣味鑽進他鼻孔內去，他的主意到也定了不肯吃，可恨他肚裡饞蟲狠命勸他破了這戒。他被這些饞蟲苦勸不過，只得依他吃了，從這一日以後，無日不吃，要補那一年不吃的缺數，心裡想道：「夢中之事未必可信。況姑娘早死，見有姐夫活在此間，難道陰司裡又嫁了別的不成？」雖是這等自解，那辛亥的死期時刻不敢忘記。

光陰易過，轉眼到了那年六月盡邊，祁伯常真是挨一刻似一夏的難過。到了七月初八日，越發內心著慌，心裡想道：「注我該死於水，我第一不要過那橋，但是湖邊、溪邊、河邊、井邊，且把腳步做忌這幾日，再不然，我先期走上會仙山頂紫陽庵秦伯猷書房，和他伴住兩日，過了這日期。總數就是懷山襄陵，必定也還露個山頂，難道有這樣大水沒了山頂不成？」

從初八日吃了早飯，坐了頂爬山虎小轎，走上山去，到了秦伯猷書房。秦伯猷笑道：「你一定是來我這山頂躲水災了。你住在這裡，且看甚麼大水沒過山來。」同秦伯猷過了一夜。次早，秦伯猷家使一個小廝說：「學裡師爺奉縣裡委了修志，請相公急去商議。門子見在中等候。」秦伯猷對祁伯常說：「你來得甚好，且好與我管管書房。這庵裡的道士下山去看他妹子去了，米麵柴火，也都還夠這幾日用的哩。」秦伯猷作了別，慢慢的步下山來，同了門子備了頭口，往城中學裡去了。祁伯常住在庵內，甚為得

計。

初九日，掌燈時候！下得大雨，與山下一些無異。誰知那洪水正是從這山頂上發源，到了初十日子時，那紫陽庵上就如天河瀉下來的一般，連人帶屋，通似順流中飄木葉，那有止住的時候。別人被水沖去，還是平水沖激罷了；這祁伯常從山上衝下，夾石帶人，不惟被水，更兼那石頭磕撞得骨碎肉糜，擱在一枝棗樹枝上。秦伯猷那日宿在城內，一些也無恙。

又說那個陳驊，初九日上城去與他丈人做生日，媳婦也同了他去。那丈人家因人客不齊，上得座甚晚。他吃酒不上三鐘，就要起席。丈人舅子再三的留他不住，定要起身。進去別他的丈母，那丈母又自苦留。媳婦也說：「家中沒有別事，天色又將晚了，又西曬炎熱得緊，你又不曾吃得甚麼，你可在此宿過了夜，明日我與你同回，豈不甚便？」誰知他心里正要乘他娘子不在，要趕回去與他一個父妾上陣相戰，所以抵死要回家去。離家還有十里之外，天色又就黑了，打了頭口飛跑，還有五六里路；冒了大雨，趕到家中。也虧他這等迅雷猛雨的時候，還兩下裡鳴金擂鼓大殺了一場，方才罷戰息兵。海龍王怕他兩個又動刀兵，雙雙的請到水晶宮裡，治辦了太羹玄酒，與他兩個講和。因水晶宮裡快活，兩個就在那里長住了，不肯回家。

再說那狄員外。真君自五月初五日到了明水，先到狄家門上坐了化齋，適值狄員外從裡邊出來，問說：「師傅從那裡來的？我這裡從不曾見你。」真君道：「貧道在江西南昌府許真君鐵樹宮裡修行，聞貴處會仙山白雲湖的勝景，特雲遊到此，造府敬化一齋。」狄員外忙教人進去備齋管待，問說：「師傅還是就住，還要久住？」真君說：「天氣炎熱，且住過夏再看。」狄員外又問：「在何處作寓？」真君說：「今暫投呂仙閣內。」狄員外說：「那呂仙閣的住持張道人，他容不得人，只怕管待不週，你不能在那邊久住。既是方上的師傅，必定會甚麼仙術了？」真君說：「從不曉得甚麼仙術，只是募化齋飯充饑。再則不按甚麼真方，但只賣些假藥，度日濟貧而已。」狄員外笑說：「師傅，你自己說是假藥，必定就是妙藥。倒是那自己誇說靈丹的，那藥倒未必真哩。」

敘話之間，狄周出來問說：「齋已完備，在那邊吃？」狄員外叫擺在客次裡邊。真君說：「就搬到外面，反覺方便些。遊方野人，不可招呼進內。」狄員外說：「這街上不是待客的所在。遊方的人正是遠客，不可怠慢。雖倉卒不成個齋供，還是到客次請坐。」真君隨了狄員外進去，讓了坐。端上齋來，四碟小菜、一碗炒豆腐、一碗黃瓜調麵筋、一碗熟白菜、一碗拌黃瓜、一碟薄餅、小米綠豆水飯，一雙箸。狄員外道：「再取一雙箸來，待我陪了師傅吃罷。」

狄周背後唧噥說：「沒見這個大官人，不拘甚人就招他進來，就陪了他吃飯！如今又同不得往時的年成，多少強盜都是扮了僧道，先往人家哄出主人家來，拿住了，打劫的哩！」真君說：「蒙員外賜齋，還是搬到外面待貧道自己用罷。員外請自尊重，不勞相陪。管家恐怕有強盜妝扮了僧道哄執主人，卻慮得有理。」狄員外道：「不要理他！師傅請坐。」又心裡想說：「我一步不曾相離，狄周是何處說他甚來？」狄周又添了飯來，狄員外說：「你在那裡說師傅甚來？師傅計較你哩！」狄周說道：「我並不曾說師傅甚的。」真君笑道：「你再要說甚麼，我還叫大蜂子螫你那邊的嘴哩。」狄周笑道：「原來是師傅的法術！大官人說陪了吃飯，我悄悄的自己說道：『官人不拘甚人就招進他來，就陪了吃飯！如今又不是往日的好年成，多扮了僧道，先往人家哄出主人家來，拿住了，打劫的哩！』」剛剛說得，一個小小土蜂照這右嘴角上螫了一口，飛了。」狄員外道：「你在那裡說的？」狄周道：「我在廚房門口說的。」狄員外道：「廚房離這裡差不多有一箭地，我一些不知，偏師傅知道，這不是異事麼？蜂果然螫了嘴角，怎不見有甚紅腫？」真君道：「螫好人不過意思罷了，有甚紅腫。你近前來，我爽利教你連那微微的麻癢都好了罷。」使手在他右嘴角上一抹，果然那麻癢也立刻止了。狄周在後邊，對了狄員外的娘子誇說不了，說道：「必定是個神仙。」

狄員外的娘子自從生了女兒巧姐以後，坐了涼地，患了個白帶下的痼病，寒了肚子，年來就不坐了胎氣，一條褲子穿不上兩三日就是塗了一褲襠糞子的一般，夏月且甚是腥臭，肚裡想說：「這等異人，必定有甚海上仙方。」口裡只不好對狄周說得。

真君吃完了飯，從地上撮了一捻的土，吐了一些唾沫，丸了綠豆粒大的三丸藥，袖中取出一片紙來包了。臨去，謝過齋，將那藥遞與狄員外道：「女施主要問你得藥，不曾說得，可使黃酒送下即愈。」狄員外收了，謝說：「師傅若要用齋時候，只管下顧。那張水雲是指他不得的。這街上的居民也沒有甚麼肯供齋飯的。」送出大門去了。

狄員外回到後面向娘子說：「你要問道人討藥，不曾說得。道人如今留下藥了，叫使黃酒送下。但不知你要治甚麼病的？」娘子道：「我還有甚麼第二件病來？這是我心舉了一舉意，他怎麼就便曉得？」解開包看，那藥如綠豆大，金箔為衣，異香噴鼻。狄員外道：「這又奇了！我親見他把地上的土捻在手心內，吐了一滴唾沫合了，搓成三丸粗糙的泥丸，如何變成了這樣的金丹？」熱了酒送在肚裡，覺得滿肚中發熱，小便下了許多白白的黏物，從此除了病根。從這一日以後，真君也自己常來，狄員外也常常請他來吃齋，大大小小，背地裡也沒個喚他是道士，都稱為神仙。

一日，棉花地裡帶的青豆將熟，叫狄周去看了人，揀那熟的先剪了來家。狄周領了人，不管生熟，一概叫人割了來家。狄員外說道：「這一半生的都盡數割來，這是般了，不成用的。」狄周強辯道：「原只說叫我割豆，又不曾說道，把那熟的先割，生的且留在那邊。渾渾帳帳的說不明白，倒還要怨人！」狄員外道：「這何消用人說得？你難道自己不帶眼睛？」狄周口裡不言，心裡罵道：「這樣渾帳帳的！明日等有強盜進門割殺的時候，我若向前救一救也不是人！就是錯割了這幾根豆，便有甚麼大事，只管瑣碎不了！」一邊心裡咒念，一邊往處走了出來。只見三不知在那心坎叮了一下，雖然不十分疼，也便覺得甚痛，解開布衫來，只見小指頂大一個蠍子，抖在地上，趕去要使腳來踢他，那蠍子已鑽進壁縫去了。狄周喃喃的道：「這不是真晦氣！為了幾根豆子，被人瑣碎一頓，還造化低的不够，又被蠍子螫了一口；可恨又不曾踢死他，叫他又爬得去了！」

次日，狄員外叫他請真君來家吃齋。看見狄周，真君笑道：「昨日蠍子螫得也有些痛麼？」狄周方省得昨日的蠍子又是神仙的手段，隨口應說：「甚是疼得難忍！」真君笑說：「這樣疼顧下邊的主人，以後心裡邊再不要起那不好念頭咒罵他！」從袖裡摸出兩個蠍子來：一個大的，約有三寸餘長；一個小的，只有小指頂大。真君笑說：「這樣小蠍子沒有甚麼疼，只是這大蠍子叮人一口，才是要死哩！」說著，又把那大小兩個蠍子取在袖裡去了，與狄周說笑著，到了家。

狄員外正陪了真君吃齋，薛教授走到客次，與真君合狄員外都敘了禮，也讓薛教授坐了吃齋。薛教授口裡吃飯，心裡想說：「這個道人常在狄親家宅上，緣何再不到我家裡？我明日也備一齋邀他家去。」就要開口，又心裡想道：「且不要冒失，等我再想家中有甚麼東西。」忽然想道：「沒有大米，小米又不好待客，早些家去叫人去糶幾升大米來。」吃了齋，要辭了起身，問說：「師傅明早無事，候過寒家一齋。」真君說道：「貧道明早即去領齋，只是施主千萬不要去糶稻米，貧道又不用，施主又要壞一雙鞋，可惜了的。」薛教授笑道：「師傅必是神仙！家中果然沒了大米，我這回去，正要去糶大米奉敬哩！」走回家去，原要自己管了店，叫薛三槐去買米，不料鋪中圍了許多人在那裡買布，天又看看的晚了，只得拿了幾十文錢，叫冬哥提著籃，跟了到米店去糶了五升稻米回來。走到一家門首，一個婦人拿了一把鐵掀，除了一泡孩子的屎，從門裡撩將出來，不端正，可的撩在薛教授只鞋上。次早，真君同著狄員外來到薛教授家，看見薛教授，笑說：「施主不信貧道的言語，必定污了一隻好鞋。用米泔洗去，也還看不出的。」後邊使米泔洗了，果然一些也沒有痕跡。此後也常到薛家去。

一日，尋見薛教授，要問薛教授化兩匹藍布做道袍。薛教授道：「這等暑天，那棉布怎麼穿得？待一兩日，新貨到了，送師傅兩匹藍夏布做道衣，還涼快些。」真君說：「夏布雖是目下圖他涼快，天冷了就用他不著。棉布雖是目下熟些，天涼時甚得他濟。」薛教授道：「等那天涼的時節，我再送師傅棉布不難。」過了兩日，果然夏貨到了，薛教授揀了兩匹極好的腰機送到染店染了藍，叫裁縫做成了道袍，送與真君。次日，自己來謝，又留他吃了飯。過了幾日，又問薛教授化了一件布衫，一件單褲。薛教授又一一備完送去。

到了七月初九日，又到薛教授家，先說要回山去，特來辭謝，還要化三兩銀子作路費。薛教授一些也不作難，留了齋，封了三兩銀子，又送了一雙蒲鞋、五百銅錢，還說：「許過師傅兩匹藍棉布不曾送得。」真君吃完了齋，只是端詳了薛教授，長吁短歎的不動，又說：「貧道受了施主的許多佈施，分別在即，貧道略通相法，凡家中的人都請出來待貧道概相一相。」薛教授果把兩個婆

子四個兒女俱叫到跟前。真君從頭看過，都只點了點頭，要了一張黃紙裁成了小方，用筆畫了幾筆，教眾人各將一張戴在頭上，惟獨不與素姐。薛教授說：「小女也求一符。」真君說：「惟獨令愛不消戴得。」收了銀物作別。

到了狄員外家，也說即日要行，又說：「薛施主一個極好的人，可惜除了他的令愛，合家都該遭難，只在刻下。」狄員外留真君吃了齋，也送出五兩銀子鞋襪布匹之類。真君說：「我孑然雲水，無處可用，不要累我的行李。」

送了真君出門，狄員外走到薛教授家裡說了來意，薛教授也告訴了戴符相面的事。狄員外別了回家，薛教授收拾箱子，只見與真君做道袍的夏布合做布衫的一匹白棉布、做單褲的一匹藍棉布、一雙蒲鞋、三兩銀子、五百銅錢，好好都在箱內；又有一個帖子寫道：

莫懼莫懼，天兵管顧；大難來時，合家上樹！

薛教授見了這等神奇古怪，確定是神仙。即是神仙他說有災難，且在眼下，卻猜不著是甚麼的劫數。

薛教授收拾停當，又自到狄家告訴留布留銀並那帖子上的說話。狄員外道：「天機不肯預洩。即說有天兵管顧，又教合家上樹，想就是有甚禍患也是解救得的。」送別薛教授家去。

後邊發水的時節，那狄員外家裡，除了下的雨，那山上發的水，一些也不曾流得進去。薛教授見那兩大得緊，曉得是要發水了，大家紮縛衣裳，尋了梯子，一等水到，合家都爬在院子內那株大槐樹上。果然到了子時，一片聲外邊嚷說：「大水發了！」薛教授登了梯子，爬在樹上，恍惚都似有人在下邊往上撮擁的一般。在那樹上看見許多神將，都說：「這是薛振家裡，除了女兒素姐，其餘全家都該溺死。趕下水去了不曾？」樹下有許多神將說道：「奉許旌陽真君法旨，全家俱免，差得我等在此防護。」那上邊的神將問說：「有甚憑據？」樹下的神將回說：「見有真君親筆敕令，不得有違。」那上面的神將方才往別處去了。

狄希陳時常往他母姨家去，成兩三日在那裡貪頑不回家來，那日可可在又在那裡，發水的時節，同了他母姨的一家人口到了水中。狄希陳扯了一隻箱環，水裡衝蕩。只見一個戴黃巾騎魚的喊道：「不要淹死了成都府經歷！快快找尋！」又有一個戴金冠騎龍的回說：「不知混在何處去，那裡找尋？看來也不是甚麼大祿位的人，死了也沒甚查考。」戴黃巾的人說道：「這卻了不得！那一年湖廣沙市裡放火，燒死了一個巴水驛的驛丞，火德星君都罰了俸。我們這六丁神到如今還有兩個坐天牢不曾放出哩！」可可在狄希陳扳了箱環，余到面前。又一個神靈喊道：「有了！有了！這不是他麼？送到他家去。」狄希陳依舊扯了那只箱環，余到一株樹叉裡，連箱閣住。天明時節，狄周上看家樓上，四外張看，見那外面的水比自己的屋簷還高起數尺，又見門前樹梢上面掛住了一隻箱子，一個孩子扯住箱環不放，細看就是狄希陳。狄周喊說：「陳官有了！在門前樹上哩！」狄員外也上樓去看望，果然是狄希陳，只是且沒法救他下來。喊說與他，叫他牢固扯住箱子，不可放手。到了午後，水消去了，方才救得下來，學說那些神靈救護的原委。

可見人的生死都有大數。一個成都府經歷便有神祇指引。其薛教授的住房器皿，店裡的布匹，衝得一些也沒有存下。明白聽得神靈說道：「薛振全家都該溺死，趕下水去了不曾？」別的神明回說道：「奉許旌陽真君法旨，全家免死。」說見奉真君親筆符驗。原來道人是許真君托化。若那時薛教授把他當個尋常遊方的野道，呼喝傲慢了他，那真君一定也不肯盡力搭救。所以說那君子要無眾寡、無小大、無敢慢。這正是：

凡人不可貌相，塵埃中都有英雄。